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還珠樓主
批校 葉洪生

蜀山劍俠傳

二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蜀山劍俠傳

二

原著 還珠樓主
批校 葉洪生

73 · 12 · 0724

· 8404311 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蜀山劍俠傳 第二冊

著者 還珠樓主

批校者 葉洪生
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電話：七六二七四二九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：全二十六冊新台幣三二二〇元

第十二回

白日宣淫

多臂熊隔戶聽春聲

黑夜鋤奸

一俠女禪關殲巨盜

話說慈雲寺凶僧智通，自從粉蝶兒張亮去採花失蹤，周雲從地牢逃走；張四父女棄家而去，在一兩個月中，發生了許多事體，心中好生不快。偏偏那毛太報仇心切，幾次三番要出廟尋找周淳，都被智通攔住；毛太覺得智通太是怕事，無形中便起了隔膜。有一天晚上，兩人同在牢室中，參歡喜禪，看天魔舞；又為了智通一個寵姬，雙方發生很大的誤會。

原來智通雖是淫凶極惡，他因鑒於他師傳的覆轍，自己建造這座慈雲寺，也非常艱苦，所以平時決不在本地作案。每一年祇有兩次，派他門下四金剛，前往鄰省，作幾次買賣；順便搶幾個美貌女子，回來受用。但他的性情，又是極端的喜新厭舊，那些被搶來的女子，秉性堅貞的，自然是當時就不免一死；那些素來淫蕩，或是一時怯於兇威的，也不過頂多供他淫樂一年，以後便發充舞女，依他門下勢力之大小，隨意使用。

三年前忽然被他在廟中擒著一個女飛賊，名叫楊花。智通因恨她敢在太歲頭上動土，起初喚叫闖廟僧徒將她輪姦，羞辱一場，然後再送她歸西。因那女子容貌平常，自己本無意染指，

誰想將她小衣脫去以後，就露出一身玉也似的白肉。真個是膚如凝脂，又細又嫩，宛轉哀啼，嬌媚異常；不由得淫心大動，以方丈資格，便去占了一個頭籌。

誰想此女不但皮膚白細，而且淫浪異常，縱送之間，妙不可言。智通雖然閱人甚多，從未經過那種奇趣，春風一度，從此寵擅專房，視為禁臠，不許門徒染指。他門下那些淫僧，眼看到口饅頭，師父忽然反悔，雖然滿心委曲，說不出來。好在廟中美人甚多，日久倒也不放在心上。

毛太來到廟中的第一天，智通急於要和峨嵋劍俠為仇，想拉攏毛太同他的師傅，增厚自己勢力。偏偏楊花又恃寵而驕，不知是為什麼和智通惹翻；盛怒之下，便將楊花送與毛太，以為拉攏人心之計。

毛太得了楊花，如獲異寶，自然是感激涕零。可是智通離了楊花，再玩別人，簡直味同嚼蠟，又不好意思反悔；祇有等毛太不在廟中時，偷偷摸摸，反主為客，好些不便。那楊花又故意設法引逗，他哭笑不得，叫他越發難捨。恰好又從鄰省搶來了兩個美女，便授意毛太，打算將楊花換回。毛太自然萬分不願，但是自己在人籬下，也不好意思不答應。從此兩人便自公開起來。三角式的戀愛，最容易引起風潮；兩人各含了一肚子的酸氣，礙於面子，都不好意思發作。

這天晚上，該是毛太與楊花的班。他因智通在請的救兵未到以前，不讓他出去找周淳報仇，暗笑智通懦弱怕事。這日白天，他也不告訴智通，便私自出廟，到城內打聽周淳的下落。

誰想仇人未遇，無意中聽見人說：縣衙門今早處決採花淫賊，因為怕賊人劫法場，所以改在大堂口執行。如今犯人的屍首，已經由地方搭到城外去啦！毛太因愛徒失蹤，正在憂疑，一聞此言，便疑心是張亮，追蹤前往打聽。恰好犯人無有苦主認領，地方將屍體搭到城外。時已正午，打算飯後再去掩埋，祇用一片蘆席遮蓋。

毛太趕去那裡，乘人不防，揭開蘆席一看，不是他的愛徒張亮，還有那個？腦袋與身子分了家，雙腿齊膝被人削去，情形非常淒慘。綁那犯人插的招子還在死屍身旁，上寫著：「採花大盜，斬犯一名張亮。」毛太一看，幾乎痛暈過去，知道縣中衙役，絕非張亮敵手，必定另有能人，與他作對。他同張亮，本由龍陽之愛結為師徒，越想越傷心。決意回廟，與智通商量，設法打探仇人是誰。

這時地方飯後回來，看見一個高大和尚，掀起蘆席，偷看屍首，形跡好生可疑，便上前相問。毛太便說自己是慈雲寺的和尚，出家人慈悲為本，不忍看見這般慘狀。說罷，從身上取出二十多兩銀子，託地方拿二十兩銀子，買一口棺木，將屍體殮埋，餘下的送他作為酒錢。

原本慈雲寺在成都名頭高大，官府都非常尊敬，何況小小地方，又有許多油水可賺。馬上改了方才面孔，將銀子接過，謝了又謝，自去辦理犯人身後事。毛太在席篷內，一直候到地方將棺木買來，親自幫同地方，將張亮屍身成殮，送到義地埋葬，如喪考妣的，哭了一場。那地方情知有異，既已得人錢財，也不去管他；看在慈雲寺的份上，反而格外殷勤。毛太看不過意，又給了他五兩銀子的酒錢，才行分別。他安埋張亮的時候，正是周淳在望江樓被魏青負入林中

兒童不宜。

的當兒，要不是魏青與周淳開玩笑，毛太回廟時，豈不兩下碰個對頭？

話說毛太見愛徒慘死，又悲又恨，急忙忙由城中趕回廟去。走到樹林旁邊，忽見樹林內一團濃霧，有幾十丈方圓，襯托要落山的夕陽，非常好看。他一路走，一路看，正在覺得有趣的當兒；猛然想起如今秋高氣朗，夕陽尚未落山，這林中怎麼會有這麼厚的濃霧？況且在有霧的數十丈方圓以外，仍是清朗朗的疏林夕照？這事有點希奇，莫非林中有什麼寶物要出世，故爾寶氣上騰嗎？思忖之間已到廟門，連忙進去尋找智通；把禪房複室找了一遍，並無蹤影。

恰好知客僧了一走過，他便問智通現在何處？了一答道：「我剛才看見師傅往後殿走去，許是找你去吧？」

毛太也不介意，便往後殿走來。那後殿旁邊有兩間禪房，正是毛太的臥室。剛剛走到自己窗下，便隱隱聽得零雲斷雨之聲；毛太輕輕扒在窗櫺下一看，幾乎氣炸肺腑。原來他惟一的愛人，他同智通的公妻楊花，白羊似的躺在他的禪床上；智通站在床前，正在餘勇可賈的奮力馳驟，喘吁吁一面加緊工作，一面囁囁細語。

毛太本想撞了進去，問智通為何不守信約，在今天自己該班的日子，來撞撞轅門。後來一想：智通當初本和自己議定，公共取樂。楊花原是智通的人，偶爾偷一回嘴吃，也不算什麼。自己寄人籬下，有好多事要找他幫忙，犯不上為一點小事破臉，怒氣便也漸漸平息。倒是楊花背著智通，老說是對自己如何高情，同智通淫樂，是屈於兇威，沒有法子。今天難得看見他二人的活春宮，樂得偷聽她說些什麼，好考驗楊花是否真情。便沉心靜氣，連看帶聽。誰想不聽

猶可；這一聽，酸氣直攻腦門，幾乎氣暈了過去。

原來楊花天生淫賤，又生就伶牙俐齒，祇圖討對方的好，什麼話都說得出。偏偏毛太要認真去聽。正碰上智通戰乏之際，一面緩衝，一面問楊花道：「我的小乖乖，妳說真話，到底我比那廝如何？」毛太在窗外聽到這一句，越發聚精會神，去聽楊花如何答覆。心想：她既同我那樣恩愛，就算不能當著智通，說我怎麼好，也決不能對我過分含糊。

誰想楊花聽罷智通之言，星眼微揚，把櫻桃小口一撇，做出許多淫聲浪態說道：「我的乖和尚心肝，你不提他還好，提起那廝，簡直叫我小奴家，氣得恨不得咬你幾口才解恨。小奴家自蒙你收留，是何等恩愛，偏偏你要犯什麼脾氣，情願當活忘八，把自己的愛人，拿去結交朋友。後來你又捨不得，要將小奴家收回；人家嘗著甜頭，當然不肯，才說明一家一天。明明是你的人，弄成反客為主，你願當活忘八，那是活該；可憐小奴家，每輪到和那個少指頭沒手的強盜睡，便恨不得一時就天亮了。」

「你想那廝兩條毛腿，有水桶粗細，水牛般重的身體，壓得人氣都透不過來。也不知他碰到什麼大釘子上，把手指頭給人家宰了幾個去，叫人見了就噁心！虧他好意思騙我，還說是小孩時，長瘡爛了的。這話只能哄別人，小奴家也會一點粗武藝，還看不出來是被兵刃削去了的。我無非是聽你的話，想利用他，將來替你賣命罷了。依我看那廝，也無非是一張嘴，未必有什麼真本事。我恨不能有一天晚上，來幾個有能耐的對頭，同他打一仗，看他有沒有真本領；如果是稀鬆平常，趁早把他轟走，免得你當活忘八，還帶累小奴家生氣。」

她只顧討智通的好，嘴頭上說得高興，萬沒想毛太聽了一個逼真！智通也是一時大意，以為毛太出去尋周淳，也和上回一樣，一去十天半月。兩人說了高興，簡直把毛太罵了個狗血噴頭。

毛太性如烈火，再也忍耐不住，不由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胆邊生，再也無心計及厲害，喊一聲「賊淫婦」！話到人到，手揚處一道黃光，直往楊花頭上飛去。

楊花沒曾想到有這一手，喊聲：「噯呀不好！師傅救命！」智通出乎不意，倉卒間，也慌了手腳。一把將楊花提將過來，夾在腋下，左閃右避。

毛太已下決心，定取楊花性命，運動赤陰劍，苦苦追逼。幸而這間禪房甚大，智通光著屁股，赤著腳，抱著赤身露體的楊花，來回亂逃。幸好智通輕身功夫純熟，跳躍捷如飛鳥，不然慢說楊花性命難保；就連他自己，也得受重傷。可是這種避讓，不是常法，手上還抱著一個人，又在肉搏之後，氣力不佳；三四個照面，已是危險萬分。

正在緊張之時，忽聽窗外一聲斷喝，說道：「師傅何不用劍？」話言未了，一道白光，飛將出來，將毛太的劍光敵住。

智通因見毛太突如其來，背地道好友陰私，未免心中有些內愧；又見楊花危急萬分，祇想到拚命躲閃，急糊塗了，忘卻用劍！被這人一言提醒，更不怠慢，把腦後一拍，便有三道光華，直奔黃光飛去。楊花趁此機會，搶了一件衣服，披在身上，從智通•下衝出，逃往複室而去。

毛太忽見對頭前來，大吃一驚！定睛看時，進來的人，正是知客了一。

原來了一因為來了一個緊要客人，進來稟報智通，誰想走到房門口，聽見楊花哭喊之聲。他本來不贊成他師傅種種淫惡勾當，以為楊花又同上回一樣，觸怒智通。他恨不能他的師傅將楊花殺死，才對心思；打算等他們吵鬧完後，再來通稟。欲待回去，陪那來客，正要轉身走回前殿，忽聽得房中有縱跳聲音，不由探頭去看。恰好看見毛太放出劍光，師傅同楊花，赤身露體的狼狽樣兒；知是雙方吃醋火併，暗怪師傅，為何不放劍迎敵，好生奇異。後來看見毛太滿面兇光，情勢危險，師生情重，便放劍迎敵。

毛太見了一放劍出來，那在他的心上，心想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率性大鬧一場吧！誰想智通的劍，也被勾引出來。那智通是五台派鼻祖——落雁峰太乙混元祖師嫡傳弟子，深得旁門真傳。毛太那裡是他的對手？不到一盞茶時，那青紅黑三道光華，把毛太的劍光絞在一起；逼得毛太渾身汗流，知道命在頃刻，不由長嘆一聲道：「吾命休矣！」幸喜了一見師傅出馬，他不願師徒兩個打一個，將劍收回，在旁觀戰，毛太還能支持些時。

正在這危急萬分之際，忽聽窗外一聲長笑，說道：「遠客專誠拜訪，你們也不招待。偷偷在這兒比劍玩，是何道理？待我與你二人解圍罷！」說罷，一道金光由窗外飛進。一個丈許方圓、金光燦爛的圈子，將智通和毛太的劍光束在當中，停在空際，動轉不得。

智通與毛太大吃一驚，抬頭看時，祇見來人身高八尺開外；大頭圓眼，面白如紙，一絲血色也沒有，透出一臉的凶光。身穿一件烈火袈裟，大耳招風，垂兩個金環，光頭赤足，穿著一雙帶耳麻鞋，形狀非常凶猛。智通一見，心中大喜，忙叫：「師兄，那陣香風吹得到此？」

毛太巴不得有人解圍，眼看來人面熟，一時又想他不起，不好招呼。正在沒有辦法，那人說道：「兩位賢弟，將你們的隨身法寶收起來吧！自家人何苦傷了和氣？倒是為什麼，說出來，我給你們評理。」兩個淫僧，怎好意思說出原因，各人低頭不語，把劍光收回。那人將手一抬，也將法寶收回。

毛太吞吞吐吐的問道：「小弟真正眼拙，這位師兄我在那裡會過，怎麼一時就想不起來。」那人聽了，哈哈大笑說道：「賢弟你就忘記當初同在金身羅漢門下的俞德麼？」毛太聽了，恍然大悟。

原來粉面佛俞德，本是毛太的師兄，同在金身羅漢門下。祇因那一年西藏的毒龍尊者，到金身羅漢洞中，看見俞德相貌雄奇，非常喜愛；又因自己門人周中匯，在峨嵋鬥劍，死在乾坤妙一真人齊漱溟的劍下。教下無有傳人，硬向金身羅漢要去，收歸門下，所以同毛太有數日同門之誼。

俞德將兩個淫僧，一手拉定一個，到了前殿，寒暄之後，擺下夜宴。俞德便與他二人講和，又問起爭鬥情由。智通自知這是丟臉的事，不肯言講；還是毛太比較粗直，氣忿忿地，將和智通為楊花吃醋的事，詳詳細細說了一遍。

粉面佛俞德聽罷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們兩人，鬧了半天，原來為的是這樣不相干的小事，這也值得紅臉，傷自家人的和氣？來來來，看在我的薄面，我與你兩家解和了吧！」智通與毛太俱都滿臉羞慚，各人自知理屈，也就借著這個台階，互相認了不是，言歸於好。

三人談談笑笑，到了晚飯後，智通才把慈雲寺近兩月來發生的事故，詳細告訴俞德，並請他相助一臂之力。俞德聽罷智通之言，祇是沉吟不語。

毛太忽然說道：「我有兩件要事要講，適才一陣爭鬥，又遇俞師兄從遠道而來，心中高興，就忘了說了。」俞德與智通忙問是何要事，這樣著急？毛太道：「我今日進城，原是要尋訪仇人報仇雪恨，誰想仇人未遇見，倒是查訪著我那失蹤的徒兒張亮，被人擒住，斷去雙足，送往官府，業已處了死刑了。」

智通道：「這就奇了！張亮師姪失蹤，我早怕遭了毒手，衙門口不斷有人打聽消息；如何事先一些音信全無，毛賢弟不要聽錯了吧？」

毛太著急道：「那個聽錯！我因聽人說縣衙內處決採花大盜，我連忙趕到屍場。不但人已死去，並且雙足好似被擒時，先被人斬斷的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一絲也不假。我急忙回來，找你商量，如何尋訪仇家；誰想進門便為一個賤人爭鬥，差點傷了自家兄弟義氣。」

俞德道：「賢弟不要著急，我想此事決非你一人的私事，必定是峨嵋有能人在成都，存心同你我為難。報仇之事，千萬不可輕舉妄動，需要大家商量才好。你說的兩件要事，還有一件呢？」

毛太道：「我回廟時節，天才酉初，太陽尚未落山；廟前樹林中，忽然起了一團白霧，大約有數十丈方圓；好似才開鍋的蒸籠一樣，把那一塊樹林，罩得看都看不清。可是旁邊的樹林，卻是清朗朗地，我想必定有什麼寶物該出世吧？」

俞德聽毛太言時，便十分注意，等他說完，連忙問道：「你看見白霧以後，可曾進前去看麼？」

毛太道：「這倒不曾，因為我忙於回廟，並且我一個人要去掘取寶物，也得找幾個幫手，所以未走進前去看。」俞德道：「萬幸萬幸！」說罷，臉上好好似有些惶急。

智通問道：「師兄你看毛賢弟所說的林中白霧，難道說真有寶物出現麼？」

俞德道：「說什麼寶物，簡直我們的對頭到了！你當那團白霧，是地下冒出來的嗎？那是人用法術逼出來的呀！自從老賊婆凌雪鴻死後，祇有那怪老頭白谷逸，會弄這一類障眼法。這種法術名叫靈霧陣，深山修道的真仙，往往利用它來保護洞門，以便清修，不受惡魔的擾鬧。這怪老頭二三十年不出世，江湖上久不見其蹤跡。他的為人，我常聽我師傅毒龍尊者提起，本人卻不曾見過。剛才智通賢弟說他出世，我還半信半疑；如今他既在廟前樹林中賣弄，想必是有什麼舉動，要與我們不利。如果是他，我們這幾個人絕不是對手，需要早作準備。」

智通雖未與追雲叟交過手，常聽師傅說起他的厲害；聽了俞德之言，非常驚慌。

惟獨毛太，早年祇在江湖上作獨腳強盜；他出世時，追雲叟業已隱遁，不知道深淺厲害。氣忿忿的說道：「師兄休得這樣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的威風。我想人壽不過百年，那怪老頭既然二十多年不見出世，想已死在深山空谷之中。現在所發現的，焉知不是另一個人呢？樹林中的白霧，就算是有人弄玄虛，也不過是一種障眼法兒；有什麼了不得，值得這樣害怕？」

俞德聽了，冷笑道：「你那裡知道厲害！你白天幸而是回廟心切，不曾走到霧陣中去，如

追雲叟非峨
帽派中人。

若不然，說不定也遭了毒手。峨帽派中頗有幾個能手，怪老頭更是一個奇人！此次但願不是他才好；如果是他，就連我師傅毒龍尊者，恐怕也無法制他。他們照例每隔三五十年，必要出來物色一些資質好、得天獨厚的少年做門徒，以免異日身後無有傳人。

「前年我師傅毒龍尊者，說他們又漸漸在川陝雲貴一帶活動；偏偏湊巧，五台派和蒙藏派也屆收徒之年，少不得彼此因為收徒弟，又要鬧出許多是非。聽說黃山餐霞大師，已經開始收了一個女弟子，名叫周輕雲，是齊魯三英周淳的女兒。小小年紀，長得十分美麗，從師不多幾年，已練得一身驚人的本領。其餘如苦行頭陀、齊漱溟、髻仙李元化等，俱已收了些得意的門人，早晚一定有許多事情發生。你留神聽吧！」

毛太聽了，忙問道：「師兄說的那個周輕雲，就是我那仇人周淳的女兒麼？你怎麼知道這樣清楚？」

俞德道：「那黃山五老峰後面，有一個斷崖，削立千仞，險峻異常，名叫五雲步；上面有五台派中一位前輩女劍仙，在那裡參修。此人是我三人師祖的同輩，也曾參加五十年前峨帽比劍。她因見老祖師中了無形劍，知道勢力不敵，不曾交手，更趁空遁走。表面上說是自己脫離漩渦，獨往深山修練；其實是臥薪嘗膽，努力潛修，想與師祖報仇。因為未曾與峨帽派中人交過手、破過面，所以餐霞大師才能容她在黃山居住。近二三十年來，著實收了幾個得力的男女弟子。餐霞大師對她也漸漸懷疑，借著談道為由，屢次探她老人家口氣，她卻守口如瓶。平日連對門下幾個心愛弟子，也不把峨帽深仇露出半字；餐霞大師雖然疑忌，到也無可奈何於她。」

偏偏她又在天都峰上，得了枝仙芝，返老還童；八九十歲的人，看去如同二三十歲的美女子一般，餐霞大師帶周輕雲到她洞中去過。她同我師傅毒龍尊者，最為交厚；每隔二三年，必到西藏去一次，我來時在師傅那裡遇見。她說起這個周輕雲，還後悔物色徒弟多少年，怎麼自己時常往來川藏，會把這樣好的人才交臂失之，反讓仇人得去呢？我所以才知道這樣的詳細。」

智通插言道：「你說的可是黃山五雲步，萬妙仙姑許飛娘麼？」俞德道：「不是她還有那個？」

毛太正聽得津津有味，忽然拍手大笑道：「想不到周老三還有這麼美貌的一個女兒；將來要是遇見我們，把她捉來，快活受用，豈不是一件美事。」話言未了，忽然面前一陣微風，一道青光，如掣電一般，直往毛太胸前刺來。毛太喊一聲「不好」，連忙縱身往旁跳開。饒你躲閃得快，左膀碰著劍鋒，一條左臂，業已斷了半截下來。還算智通久經大敵，忙將後腦一拍，飛出三道光華，上前敵住。

俞德的法寶，俱是用寶物練就，雖然取用較慢，這時也將他的圈兒放起，去收來人的劍光。毛太也負痛放出劍來迎敵，偏偏來人非常狡猾，俞德的太乙圈方才放出，劍光忽地穿窗飛出，不知去向。

俞德等三人，連忙縱出看時，祇見一天星斗，庭樹搖風，更不見放劍人一些蹤跡，氣得二人暴跳如雷。俞德更不怠慢，將身起在半空看時，祇見南面上有一道青光，往前飛射。俞德忙喊：「大膽刺客，往那裡走！」

這時智通叫毛太趕快包裹傷處，也縱身隨著俞德往前追趕。剛剛追到樹林青光斂處，蹤跡不見。智通正要進林找尋，俞德連忙一把拉住，說道：「賢弟，千萬不可造次，林昏月黑，你知道刺客藏在那裡？進去豈不中他暗算？我看今晚，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，不如先行回廟，再作計較罷！」

智通忿怒不過，祇得站在林外，把劍光飛進林去，上下八方刺擊了一遍；等到收回劍光時，並無血腥味，知道刺客不曾傷了分毫。經俞德苦勸，無可奈何，垂頭喪氣的回轉。

剛剛走近廟牆，忽聽喊殺之聲，料知有異，急忙飛身上牆一看；祇見一個穿青的女子，與毛太、了一二人鬥劍，正在苦苦相持。那女子身段婀娜，年紀不大，長得十分秀麗，放出來的劍，夭矯如龍，變化不測。再一看毛太與了一，已被那女子的劍光，逼得汗流浹背。在這一剎那的當兒，忽聽空中一聲響處，了一的劍光，被那女子的劍糾纏著祇一絞，錯的一聲，折為兩段；餘光如隕星一般，墜下地來，變成一塊頑鐵。毛太又斷了一隻臂，本是疼痛，再加那女子的劍非常神妙，負痛支持，看看危險。

這時俞德、智通趕到，看見毛太危險萬分，更不怠慢，智通腦後一拍，放出三道光華。俞德左手先將圈兒放起，右手取出煉就的五毒追魂紅雲砂；正待要放，忽聽空中一聲「留神暗器！」女子還未等俞德圈兒近身，將身騰起，道一聲「疾！」身劍合一，化道青光破空而去。俞德、智通，見來人二次逃走，心中大怒；也將身起在半空，運動劍光，正待向前追趕。忽見半空中又有一道白光，迎頭飛至。俞德大怒，將手中紅砂往空一撒，一片黃霧紅雲，夾著

隱隱雷電之聲；頓時間天昏地暗，鬼哭神號，約有頓飯時許。俞德料想敵人必定受了重傷，暈倒在地，當下收回紅砂，往地下觀看，口中連喊：「奇怪！」

智通忙問何故。俞德道：「我這子母陰魂奪命神砂，乃是我師父毒龍尊者鎮山之寶；無論何等厲害的劍仙俠客，祇要沾上一點，重則身死，輕則昏迷。今天放將出去，黃霧紅雲，明明將敵人劍光罩住，為何不見敵人蹤跡，叫我好生納悶！」

正說話間，智通道：「你看那旁放光，我們快去看來。」

俞德往前一看，離身旁十丈左右，果有一物放光。急忙拾起一看，乃是一柄一尺三寸許的小劍；想是敵人寶劍中了紅砂，受了汙穢，跌落塵埃。那劍雖然受傷，依舊晶瑩射目，在手中不住的跳動；好似要脫手飛去，又好似靈氣已失，有些有心無力的樣子。

俞德連誇好劍，向智通道：「你別小覷了它，你看它深通靈性，雖然中了砂毒，依舊想要脫逃。如非是苦修百年，決不能到這般田地，照這劍看來，敵人的厲害可知。想是他也知我紅砂的厲害，無計脫身，迫不得已，才把他多年練就的心血，來做替死鬼。不過此人失了寶劍，便難飛行絕跡，想必逃走不遠，師弟快隨我去追尋吧！」

說完，正待同毛太前往搜查時，忽然耳旁聽見一陣金刀劈風的聲音，知道有人要暗算，急忙將頭一偏。誰想來勢太急，左面頰下，已著掃一下；不知是什麼暗器，把俞德大牙打掉兩個，順嘴流血不止。緊接著箭一般疾的一道黑影，飛過身旁。

俞德正在急痛神慌之際，不及注意，那人身法又非常之快。就在這相差一兩秒鐘的當兒，